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西园寺公一在《读卖新闻》座谈会上发表谈话

盛赞毛主席领导英明毛泽东思想伟大

表示一定要同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斗争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二十六日发表了该报邀请西园寺公一举办的座谈会纪要，标题是《探索打开日中关系的道路》。主持这次座谈会的是《读卖新闻》国际形势调查会干事小宫山千秋。出席座谈会的有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西园寺公一，一桥大学教授村松祐次，《读卖新闻》前驻北京特派记者西村忠郎。现将座谈纪要摘登如下：

——首先请西园寺先生谈谈在中国生活十二年期间留下最强烈印象的事情。

西园寺：我于一九五八年到了中国。那时是大跃进的一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以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以及由于中苏不和苏联取消援助和文化大革命等起伏。在克服这些困难的同时，如何才能不重蹈苏联的覆辙，不变成修正主义，便成了一个问题。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期间内，我最受感动的，一个是毛泽东思想领导的伟大，另一个则是毛主席提出的始终听取群众意见、始终发动群众这样一种彻底的群众路线。

西村：在文化大革命中加强了群众力量现在通过什么形式迸发出来？

西园寺：力量的源泉是人的改造。通过斗争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支援为独立而战的民族，开创

和平的世界；这个目的通过文化大革命而明确起来了。工厂和人民公社的生产之所以提高，不只是一种因素的结果，根本的是思想改造。目前还在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关键在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

——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的对外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了，展开了多边外交。对中国的新外交应该怎么看？

西园寺：从五月二十日发表的支持和鼓励反帝反美斗争的毛泽东声明中也可以看到，当前的纲领是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支援为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

——请谈谈日中友好的前途。

西园寺：日中友好不能进展，原因在于日本。日本进行了那样的侵略，造成那样大的损害，至今没有进行善后的处理工作。日本军国主义导致了日本的破产，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又在变成现实的威胁。军事、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都有表现。日本对军国主义毫无反省。防止军国主义是我们的任务。

村松：然而在日本，国民群众没有一致性，现状是多中心论的倾向。

西园寺：佐藤内阁说要举行日中大使级会谈，但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决定干什么的还不是国民吗？

——日中问题，归根到底是台湾问题，你有什么看法？

西园寺：这可以说是一个标志。建立一个不依赖于美国侵略政策的体制，是最朴素的原则。

村松：日华（蒋帮）条约就成了障碍，又不能简单地废除。

西园寺：并不是说要现在立即废除。问题在于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有人说废除日华条约是关乎国际信义的事情，但是应该看这种论断的基础是否正确。这种说法是骗人的。

西村：有人认为七十年代不是改善日中关系的时代，而是两国在东南亚竞争的时代。

西园寺：看来日本的方向不会迅速改变，也许会造成那种情况，但是这种竞争不是由于经济利益，而是政策的斗争。日本的全部经济援助，目的是剥削，而中国所援助的是解放斗争。

村松：尽管如此，也不愿日中关系更加恶化。

西园寺：这是关系到日本民族前程的问题。日本的民众虽然是反对军国主义东山再起的，但是“没有战力的军队”现在已经是很大的了。日本政府在日美联合公报的背后表明了要把台湾、朝鲜的防卫和日本的安全联系起来考虑的姿态。只是意识到日本的军国主义是不行的，一定要同它作斗争。

了解会议情况的人士对本社记者说，这次历时一小时的秘密会议没有触及柬埔寨问题，而是专门研究了议程问题。

代表们感到，这次会议可能仅仅做出一项决定，拒绝朗诺政府和西哈努克的流亡政府参加会议。

一位亚洲代表说，“这是个解决办法，作出这种判断就可能挽救这次会议。”

【路透社卢萨卡六日电】“第三世界”的外交部长们今天试图解决为战争所分裂的柬埔寨的两个政府相互间争着要求参加八日在这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问题。

早先有迹象表明，将悄悄地通过外交途径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从而使这两个两天的正式会议不会有更多的重大问题遇到困难。

【路透社联合国五日电】联合国十五个成员国今天说，为了在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加强这个组织的权力，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是“绝对和极其必要的”。

这十五个国家在解释要求联大辩论接纳北京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时说，让台湾政府代表七亿中国人民“无异于顽固地、敌意地、荒唐地和危险地拒绝承认现实”。

因此，一百二十六国的大会在二十五届会议期间将辩论主张接纳北京和驱逐台湾的议题。

但是正如前几年一样，预计华盛顿反对北京参加联合国将确保大会的这一传统议题遭到否决。

提出这一议题的十五国强烈驳斥那种说什么中国不够“负责任”所以不配参加联合国的谴责。它们是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古巴、几内亚、伊拉克、马里、毛里塔尼亚、刚果（布）、罗马尼亚、南也门、苏丹、叙利亚、坦桑尼亚、也门和赞比亚。

他们在一个解释性的备忘录中说，“事实已经充分表明，并将继续表明，中国真诚地希望和平和在尊重独立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相尊重和各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

这些国家警告说，对北京实行“孤立”政策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因为大家公认，没有那个国家的参加，就不可能解决任何重要的国际问题。”

“这就需要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立即从他们在联合国及其一切附属机构中不公正地占领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我们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如果推迟采取这一不可避免的行动，这只会国际范围内进一步削弱联合国的权力，而在历史的这一时期，联合国为了达到其主要目标，正需要这种权力。”

国家切望不要让这个问题变为争论不休的问题。

一位消息灵通人士说，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责成它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会议已开过之后，这个委员会才会提出报告。

沙林察指出西哈努克是不结盟的创始人

柬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是柬埔寨合法代表

【路透社卢萨卡六日电】西哈努克亲王的流亡政府外交大臣沙林察在这里说，西哈努克亲王是不结盟的一个创始人，应该承认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的西哈努克代表团是柬埔寨的合法代表。

他昨天对一位来访的记者说：“我们坚信我们的权利。西哈努克亲王是不结盟的一个创始人。奉行不结盟政策是柬埔寨发

告。这意味着，不论哪一方的代表团都不获准在会议厅里占有席位。

外长们面对的一个类似问题是越共的政治组织南越革命政府的地地位问题。

他又说，由于西哈努克亲王一向热烈支持不结盟，因此他相信不结盟国家现在不会丢开他不管。

【德新社卢萨卡五日电】西哈努克流亡政府的成员今天拒绝了朗诺的建议，认为这个建议是“荒唐的”。朗诺说，如果允许朗诺政府以正式成员的身份参加最高级会议的话，那末朗诺的代表就同意允许流亡政府以观察员

阿尔巴尼亚等十五国向联合国提交备忘录

要求恢复我联合国合法席位并立即把蒋帮驱逐出去

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六日开幕

将确定首脑会议议程和讨论柬代表权等问题

【本刊讯】卢萨卡消息：第三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外长会议六日下午在卢萨卡穆隆古希大厅（新建的大厅）开幕。

赞比亚农村发展部长鲁本·卡曼加当选外长会议主席，印度外长斯瓦兰·辛格和南斯拉夫外长米尔科·特帕瓦茨当选副主席，秘书长是赞比亚驻美大使迈因扎·乔纳。在这次会议上还分别成立了政治和经济委员会。

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外长会议。外长会议七将继续开会讨论最高级会议的议程。

【南通社卢萨卡六日电】卡曼加主席在开幕词

议具有为“最高级会议铺平道路”的重要使命，这次最高级会议之所以具有特别意义，还因为它是在联合国组织二十五周年的时候举行的。

卡曼加主席说，这次部长级会议的任务是，最后审定议程并把它推荐给第三次最高级会议。卡曼加认为，除了加强联合国组织这项任务外，第三次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还将全面考虑当前世界局势，特别是近东局势。

卡曼加还强调说，根据议程草案，第三次最高级会议还应当考虑东南亚局势以及尖锐的殖民主义问题，特别是，在现在还没有得到解放的国家，在

期恶化。

【南通社卢萨卡六日电】不结盟国家外长第一次秘密会议在今晚六点半（南斯拉夫时间）结束，会上成立了一个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将提出通过最高级会议议程的方法，还要确定关于组织方面的其它重要问题，以便使明天上午的部长级会议开得更顺利。

工作委员会有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大约十个国家的代表组成。

【法新社卢萨卡六日电】在外交部长们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今天从这里看来，很可能做出决定，不让柬埔寨代表参加不结盟国家

路透社自曼谷报道

泰人民解放军击中敌人一架直升飞机

【路透社曼谷六日电】警方人士今天说，当一架泰国的武装直升飞机在泰国北部正要空投下增援部队进行一次剿共行动时，共产党游击队向这架直升飞机开火。

这些人士说，在曼谷以北四百一十英里，彭世洛府的那空泰县里，当游击队四日从丛林开火时，操纵这架直升飞机两门机枪之一的一个泰国士兵被击中腹部。这些人士又说，这架直升飞机没有被击坏，飞回了这个省的首府。

泰国官员们说过，有大约五百名经共产党训练的苗族人在三年前从老挝的共产党占领地区渗透到泰国

北部的这个地区。

据此间美国的对付叛乱专家说，在泰国北部游击队的人数现在已经增加到一千三百名武装人员到一千六百名武装人员。

在博他仑府，曼谷以南七百四十五英里处，陆军和警察在空军飞机的支援下爬上一座丛林覆盖的山上去袭击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在上周同一天内分别进行的两次伏击中打死了六名警察和一名政府官员。

对付叛乱的专家说，博他仑的三个相邻省份的游击队已经从去年的两百名武装人员增加到现在的三百三十人左右。

拉扎克要求所有外国军队撤出南越和柬埔寨

合众社宣传这是拉赫曼集团对外政策的“变化”

【法新社吉隆坡八月三十日电】拉赫曼今晚宣布，他将在九月二十一日辞去总理职务，在这一天，他的侄子（吉打州苏丹）将宣誓为马来西亚的第五任国王。

副总理拉扎克将继任他的职务。拉赫曼又说，拉扎克将在同一天宣布他的新内阁。

【合众国际社吉隆坡五日电】任命而未就职的总理拉扎克今天要求在南越的全部美军撤退，这是对外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拉扎克还说，在他的领导下，马来西亚将严格地奉行不结盟的对外政策，而不是拉赫曼的总的来说亲西方的政策。

拉扎克是在星期日由拉赫曼任命为总理以后第

一次正式记者招待会上讲的。

拉赫曼曾在许多场合告诉记者，他支持南越政府，支持美国在那里保持力量，以及美国轰炸北越。

但是拉扎克今天说：“我们对柬埔寨，越南，老挝和一切国家的政策是清楚的。我们希望让这些国家的人民自行解决他们的内政。

“我们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雅加达会议上表明，在柬埔寨的一切外国军队，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都应当撤退——在越南也是这样——以使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能够自行决定他们的前途。”

记者问拉扎克，他是否把越南包括在内，他回

答说：“包括在内。这是我们的一贯主张。这是我们现在成为其中一员的不结盟国家的主张。”

记者问拉扎克，他要求撤退外国军队，是否把美国军队包括在内，他回

李光耀鼓吹

英澳新和拉赫曼集团搞“防御联盟”

【路透社新德里二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预言，俄国大概将增强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但是他认为，英国要留在苏伊士以东的打算将有助于这个地区的稳定。

李光耀今天早些时候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讨论了影响东南亚的一些

答说：“包括所有的军队。我心中怎么想就怎么说。天哪，我是说一切外国军队，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

记者问拉扎克，这是不是马来西亚政策中一个新的变化，他避不直接回答，他说：“我们在雅加达会议上一直这样说——这适用于柬埔寨。如果它适用于柬埔寨，它也适用于其他国家。”

【德新社新德里二日电】当有人问李光耀对关于英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西兰和新加坡建立一个防务联盟的消息有什么看法时，他说，在苏联，中国和日本在印度洋上的海军力量日益增强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条约是必需的。

日《每日新闻》记者报道

日本加紧在亚洲进行经济扩张（二）

最厉害的对手。”

陷入“日元区”

去年，日本向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大国美国出口了四十九亿美元的物资。对美国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一。但是，对于亚洲，日本则销售了占出口总额百分之三十二的“日本造”。与之相反，我国从亚洲进口的则几乎都是廉价的一次产品。由于我国的保护政策在一次产品里，日本在农、水产品方面的购买量是有限的。结果使日本单方面地对亚洲贸易出超增加。一九六八年我国出超十六亿美元，而在去年，则达到了二十一亿美元。

这种出超，就引出泰国外交部长科曼这番话：“日本取之过多而与之甚少”。日本对于以农、水产品为主的保护政策，在经济合作开发机构，参加国际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国家和联合国的名声也是很坏的。

在日韩贸易中，日本对韩国的出口与韩国对日本的出口的比例是六比一。日本台湾贸易中，日本向台湾出口与台湾向日本出口的比例是四比一。日本向亚洲各国出口的主要是成套的生产设备，原料，耐久消费资料，以及纤维等群众消费资料，相对地说单价是昂贵的。但是，亚洲各国卖给日本的几乎全是一次产品。这些产品的附加价值低，单价与我国大量出口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产品相比是低廉的。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三十一日转载了斯丹尼·霍根在《远东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摘要如下：一九六八年二月的选举宣布以后，泰国执政党——泰国联合人民党便出现各种各样的内部纷争，包括争夺权力和个人野心，等等。

目前，这种内争已以特别的形式表面化了，从而使得执政党和政府陷于极度的混乱之中。展望执政党和政府的前景，可以说是乌云密布，一片灰暗。

问题的核心，可以说是个人野心和“党纪”要求之间的搏斗。今天人们已经看到，有势力的分裂集团已经成立，同时，“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的分裂几乎是无法弥补了。

使问题表面化的问题是今年的全国预算。但是，内争的征象已经老早出现，从而使得任何问题都可以促成矛盾的表面化。

上星期，总理他依向国民议会发表预算咨文。从表面上看，他依终于得到多数的赞成，但是实际上，这次预算案，是在对执政党议员施加极其严重的压力下才通过的。

执政党领导人之所以无力控制党员，其直接原因，差不多都是由于议会中数量很大的“少壮派”党员的野心未能实现。他们认为，“少壮派”

“前途之门”，已被“元老派”领导人关闭了。同时，党内有势力的人物，正在日益走向两极分化。

“少壮派”曾经建议，修改宪法，容许议员占内阁职位，但是，遭到“元老派”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为此，执政党的六十多名党员，已同该党领导闹翻。最新的一个发展是，执政党的四十四名党员，已组成一个分裂派，代表比较年青的一派。据说新分裂派的大多数都效忠于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巴博。

过去十八个月内，巴博在议会方面的活动，叫曼谷的观察家们感到惊异。巴博派已经成为议会中主要的力量之一。政界活动分子说，巴博派已有能力在任何时候，从执政党和反对党议员中取得议会的多数。

至于总理他依的一派，现由沙文将军领导，得到高级政府官员的支持。由于他依已宣布将在一九七三年从他现有的军职和政职隐退，这一派已面临着由谁继承他依职务的搏斗。值得注意的是他依的弟弟桑加突然擢升。这个原在警察任过职的将军，最近已由内阁秘书提升为副外交部长。

泰国，菲律宾，印度和巴基斯坦，过去十年里，日本机械仪器类的进口率，在韩国增长了二倍以上，就是在英国直辖的殖民地香港，也增加了一倍。

亚洲各国正象被连接在已经实现了重工业化学工业化的经济大国日本这根轴上的齿轮一样。我国首先通过通商关系要使亚洲各国完全依附于日本，现在这个体制正在逐步形成。至少说进口对日依赖程度超过百分之四十的韩国，台湾等，已经完全陷入所谓“日元区”。

日本将是在印尼的最大投资者

，日本除在贸易关系上加强其对亚洲的影响之外，还开始在资本方面加强它对亚洲的影响。根据笔者会见各国的财政当局和投资委员会等方面的人士所了解到的大概情况知道，我国现在对亚洲的资本投资以对印度尼西亚为最多，是一亿二千四百万美元。印度尼西亚接受外国投资是自一九六六年苏哈托政府成立以后才开始的，仅仅三年时间，就达到了这样大的数目。另外，目前日韩双方正在进行谈判以调整商标权的处理等投资条件，看来今后对韩国将进行正式的投资。目前，在印度尼西亚正在进行着一场炽热的国际投资战。这个国家在前总统苏加诺下台以后，与政治上的不结盟政策相反，在经济上完全纳入了西方阵营。各国对这个国家的投资已经达到总计是十亿美元的程度。

这些外资中投资额最多的部门是以美国，日本，加拿大为主的矿业（包括石油），以菲律宾，日本等国为主的森林业和日本得天独厚的制造业。对矿业，森林业等天然资源方面的投资已经是都有份了。现在，对制造业的投资正在明显增加。

泰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权斗争日益加剧

“远东经济评论”说「少壮派」和「元老派」的分裂已无法弥补

鲁巴伊铁托等到赞参加不结盟会议

卡翁达和铁托表示将呼吁不结盟国家支持恢复我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路透社卢萨卡六日电】代表们昨天开始到达卢萨卡，在先到达这里的人中有圭亚纳的总理伯纳姆，南也门主席鲁巴伊和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

【南通社卢萨卡六日电】铁托总统及其夫人和南斯拉夫代表团于今天到达卢萨卡。

【合众国际社卢萨卡五日电】赞比亚人士说，卡翁达将谋求共产党中国被接纳参加联合国。他们说，赞比亚还将呼吁不结盟国家在实现世界和平、非殖民地化和人权的政治问题上结成共同阵线。

【本刊讯】卢萨卡五日消息：卡翁达总统在出席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后，昨天晚上到达卢萨卡。

随同卡翁达到达卢萨卡的有赤道几内亚总统弗朗西斯科·马西阿斯·恩圭马，斯威士兰总理德拉米尼和博茨瓦纳副总统马西雷，他们都是来参加不结盟国家会议的。

【南通社卢萨卡六日电】印度总理甘地率印

度代表团出席第三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到达这里。

【南通社布里俄尼岛五日电】应南斯拉夫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及南通社的要求，铁托总统在启程去卢萨卡参加第三次不结盟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会议）之前，对南斯拉夫公众发表如下谈话（本刊作了删节）：

"即将在卢萨卡举行的第三次不结盟国家最高级会议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目前面临的国际形势不能说是令人乐观的。

"我认为，这次会议应该办些实事，而不是发表一通演讲了事。会议不应该只是通过一些决议和声明，而最好是就应该采取的具体行动达成协议，在联合国宪章和大西洋宪章从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尤其应该这样。

"我们可以说，不结盟国家在贝尔格莱德通过的，后来在开罗被肯定下来的原则——其中一些原则来自万隆会议，来自所谓的潘查希拉宣言——没

有始终一贯地得到保卫和维护。对违背这些原则的各种行为，没有进行充分的斗争。因此，我们将不得不对我们过去的这种情况讲一些批评性的话。但是同时，我必须要说，不结盟国家为这些原则所进行的斗争取得了成绩，这一点是谁也不可能没有争议的。

"然而，一系列的事情有待解决，因此，现在我们必须更加坚决一些。首先一个问题是非洲非殖民化问题。南非共和国政权，罗得西亚政权和葡萄牙殖民当局不遵守联合国的决议。他们无视这些决议，在这些国土上，居少数的白人仍旧压迫着广大的人民。必须以更坚决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当今世界上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将列入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议程。这些问题就是最后地消除殖民主义的问题，干涉别国内政和各种压力的问题，还有援助发展中的国家的问题和争取和平的问题。

"我们的卢萨卡会议不是想要在联合国以外确定什么东西的一次集会。

相反，我们的愿望是要促进联合国的加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会议的原因，因为我们认为需要谈谈各式各样的问题和我们在联合国的共同态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将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要使联合国具有普遍性。我们必须斗争，以使像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大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联合国，以使他们对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负起责任。

"最后，我想要说的是，不结盟政策的反帝国主义性质是包含在我们

在贝尔格莱德通过的那些原则中的。如果我们经常记住这一点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阴谋活动的斗争中避免某些前后不一贯的现象，当今帝国主义的活动特别表现在对小国的压迫，特别是对那些不发达而应该得到有力量给予帮助的国家的帮助的小国的压迫上。

"南斯拉夫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使会议取得成功。"

古巴秘鲁等拉美国家代表去赞参加不结盟会议 秘将在会上提出海洋权问题

【合众国际社利马三日电】外交部长埃德加多·梅尔卡多·哈林将军在打了霍乱防疫针之后，今天启程前往非洲，目的是进一步宣传两百哩领海权的主张，并且可能寻求对这个主张的支持。

梅尔卡多·哈林将军率领秘鲁代表团出席第三次"不结盟"国家会议。

此行是一名秘鲁部长第一次到非洲大陆去访问。

梅尔卡多·哈林在启程之前说，"我要设法实现的一个目标是在这次重要的会议上使不结盟国家对海洋问题表示赞同。"

"我要使它们知道秘鲁在大陆一级进行的努力和我们如何确定了这些领海权的原则，各国人民有权开采本国沿海的资源，我们有权根据地理的，地质的和生物的状况和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扩大我们的主权和管辖权。"

据梅尔卡多说，邀请了世界上六十四个政府的代表参加卢萨卡会议，除了乌拉圭之外，所有南美洲国家将以观察员身份出席这次会议。

【本刊讯】哈瓦那三日消息：外交部长，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劳尔·罗亚·加西亚，昨天率领将出席第三次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古巴代表团启程前往赞比亚的卢萨卡。

【法新社拉巴斯四日电】据外交部说，前武装部队总司令托雷斯将军，作为总统奥万多将军的私人代表，今日将起程前去参加将在卢萨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

陪同托雷斯将军前往的有代表团团员豪尔赫·加利亚多·森特拉。玻利维亚代表团将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

【路透社乔治敦四日电】圭亚那伯纳姆总理，已于星期三启程，率领一个代表团去参加卢萨卡会议。

阿連德在智利总统选举中获胜

他向群众发表讲话，表示要把银行、信贷和工厂等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以消灭帝国主义剥削，取消垄断集团

【美联社圣地亚哥五日电】朋友和敌人都在星期六清早，承认社会党参议员阿连德在智利总统选举中获胜。

支持阿连德的主要对手亚历山德里的《信使报》，头版大标题是《阿连德取得牢固的胜利》。

阿连德对聚集在闹市区一个广场上的三万名热烈欢呼的支持者说，"我将不仅仅是又一任总统，我将是智利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民主，人民，民族和革命政府的第一任总统。"

阿连德说，他将执行人民联盟的纲领。

阿连德保证要"在智利向社会主义敞开大门，并宣誓要把国家的银行和大工厂收归国有。

阿连德对群众说，"我们取得了胜利，以便一劳永逸地消灭帝国主义的剥削，取消垄断集团和开始实行真正的土地改革。"

阿连德在三十五分钟的临时讲话中说，"我们取得了胜利，以便推翻帝国主义的 policy，把银行，信贷机构收归国有，实行土地改革……"

阿连德保证同全世界所有国家保持关系，他又说，"我们只要求它们尊重我们……它们必须尊重

我们。"

他说，"我们将尊重各国的自决权，将尊重不干涉原则。"

【路透社圣地亚哥五日电】阿连德今天清晨在智利总统选举中得票最多，但是未能取得当选总统的百分比。

选举的正式结果是阿连德比右派候选人豪尔赫·亚历山德里多得三万九千三百三十八票，但是阿连德没有得到必要的过半数。

议会将于十月二十四日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在今后六年中智利由半球第一个自由选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执政，还是由一个右派政府执政。

大约十五万游行着，高呼着"阿连德，阿连德"，从小巷汇集到广阔的主要大道上，列队前去听他们的领袖讲话。

阿连德向热烈欢呼的群众说，"我庄严地保证尊重所有智利人的权利。"

议会过去总是选得票最多的候选人，但是，鉴于阿连德的胜利引起紧张局势，目前还不肯定议会这一次也将这样做。

肯定的一点是，智利在今后五十天中将出现狂热的政治活动，因为双方

都争取议会的支持。参众两院都由执政的基督教民主党统治着，基督教民主党在执政六年后遭到了惨败。内政部发表的最后结果是，阿连德得一百零七万五千六百十六票，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三。

亚历山德里得一百零三万六千二百七十八票，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九。

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南斯拉夫的移民拉多米罗·托米奇得八十二万四千八百四十九票，占百分之二十七点八。

【法新社哈瓦那五日电】阿连德在总统选举中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之后今天在哈瓦那电台上说，"如果我掌权"，智利将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联系。

他说，"智利人民将走自己的道路，同古巴不同的道路，但是走向同样的目标。"他说，智利人民投了他的票，这"表示了一种反帝，反寡头和反封建的意志"。

【美联社圣地亚哥五日电】阿连德星期六说，他未来的政府是"反帝的，爱国的和民族的政府"。这位六十二岁的医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的政府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如四个党和两个运

动组成的"人民联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样。

阿连德说，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将是"为智利收回目前在外国资本手中的基本财富和把控制经济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垄断企业收归国有"。

阿连德没有得到过半数的选票。但是，议会十月二十四日的联席会议极不可能会把总统的职务交给保守派的前总统亚历山德里。

【法新社圣地亚哥六日电】阿连德昨晚在此间宣布了一个如果他当选，他要收归国有或没收的各种企业的名单。

阿连德在一次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结束阿连德的竞选活动的大会上，发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说结束时宣布了这个名单。

阿连德重申他决定没收私营的基本工业，既没收采矿工业，也没收农业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和其他工业，并宣布了一个将规定革命权力的国家的人民新宪法。

【法新社圣地亚哥八月二十七日电】阿连德的纲领被认为是革命的，但是和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权有区别。

这位左派候选人宣称，智利既不是中国，也不是古巴，也不是苏联。

本刊注：据外电报道，智利人民联盟由智利共产党（修），社会党，激进党，社会民主党，统一人民行动运动和独立人民行动组成。

阿表
连德示
并说
他要一劳永逸结束智利对美国的依赖状态
他执政后将同中、朝、越、古建交

【路透社圣地亚哥六日电】阿连德在这里说，他的榜样为其他拉美国家指出了道路。

他昨晚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的胜利指出一条道路，其他拉美国家可以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情况遵循这条路线。"

阿连德说，他的政府将同古巴，中国，北朝鲜，北越和东德建立或恢复外交关系。

阿连德对记者说，他不认为军队会插手阻止他就任总统。

他说，"在武装部队和智利人民之间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军队向来尊重人民的意志，他们在这一次也会这样做。"

当记者问到对外政策时，阿连德说，他希望同美国保持真挚的关系。他又说，"我们不反对美国人民，而反对美国资本。"

阿连德说，他的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智利收回目前在外国人手中的财富"。

【合众国际社圣地亚哥六日电】阿连德星期六说，他将要求华盛顿重新开一个智利欠美国的八亿美元的清单。

他还在这次深夜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保证一劳永逸地结束智利对美国的"依赖状态"。

议会必须在阿连德和亚历山德里之间作一选择，但是第三个候选人托米奇说，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将根据传统支持阿连德。议会向来支持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人。

阿连德重申他打算同古巴建立关系，但是他说，他将使智利留在美洲国家组织内，"以便不放弃一个重要的国际讲台"。

他说，他将允许中等工业水平的混合公司，这些公司只由国内的资本同政府合办，没有外国投资。

【美联社圣地亚哥二十二日电】左派总统候选人阿连德保证说，如果他当选智利总统，他要同古巴，北朝鲜，北越，东德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智利同这些社会主义集团国家保持着某些非正式的关系，但是没有外交关系。

阿连德说，他将不一定同蒋介石政权断绝关系。

卡报道

阿拉木图已成苏修反华的重要基地

说苏修在我新疆周围部署几十万军队，中苏边界局势仍具有「爆炸性」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三十一日刊登了该报前驻香港记者斯坦利·卡诺发自阿拉木图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俄国在东方的基地》。摘要如下：

美丽的阿拉木图市背靠着白雪覆盖的山峦，这个城市是观测中亚细亚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苏联哈萨克和中国的新疆省交界的地区——的一个好地方。

这个地区曾经是古代中国同近东及欧洲通商所途经的地方，它在俄国人同北京的争端中是对苏联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俄国长期以来把这里作为他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一再企图统治中亚细亚心脏地带的—一个基地。

从去年四月到八月，俄国人在新疆边界一带的几个关键地点同中国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这些冲突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对中国人在中苏边界远东东端挑起的事件进行报复，与此同时，向北京突出表明新疆是极易于受到俄国攻击的地方。

虽然自从那时以来实际冲突已经缓和下来，但是克里姆林宫已在阿拉木图这里建立由尼·利亚申科将军统率的新的“中亚细亚军区”总部。这个新军区总部的任务显然是对已调到同新疆交界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三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数目越来越多的军队进行指挥。据西方估计，莫斯科在新疆周围的一个弧形地带部署了大约三十万正规军。

俄国人显然企图设法颠覆在新疆的北京政权，鼓动这个地区的五百万维吾尔族和二百万哈萨克族反对中国人。

在这里建立的两个电台一直在对新疆进行广播，目的在激起穆斯林对中国人的仇恨。

这些广播着重宣传北京正在力图废除穆斯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个题目。这一点是具有—些讽刺意味的，因为在苏联压力下，这里已经取消了伊斯兰宗教仪式。而阿拉木图以前是一个重要的穆斯林中心。

像在中苏边界最东端的情况一样，这里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但仍然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局势。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七月六日一期所载《一九七〇年的精神》中的第三篇文章《一种大规模瓦解的局面》，作者：吉诺维斯，文章摘要如下。

（吉诺维斯，四十岁，罗彻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奴隶制政治经济学》和《奴隶主创造的世界》两书。）

在越来越多的一部分美国青年大声宣布他们对一切造反的时候，在连最墨守陈规，最保守的大学都不断发生骚乱的时候，在接连两任总统都对信用差距感到不安的时候（“信用差距”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在的意思是说很多的美—国人把他们的总统都看成是一个撒谎者），在黑人苦恼地发现许诺的种族合一既未能兑现而白人又反对黑人管理黑人区的时候，在白人中间普遍地分成对黑人感到内疚的人和不知羞耻地憎恨黑人的人这样两种人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富的国家不能使它的水和空气保持清洁，更不用说消灭贫困的时候，在人们承认大城市无法管理，且不说无法生活的时候，在国家遭受到恐怖，凶兆和失望的折磨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时候，我们最好宣布处于发生精神危机的状态，因为不这样做就是宣布，不讲理，颓废和骚乱是我们国家的正常的，可取的状况。

美国以前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是目前出现的危机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由于长期，残酷的内战而变得突出的精神危机肯定是不应当低估的。但是今天国家第一次面临着一种对自己的理想，制度和前途的信心大规模瓦解的局面，这表现在各个部门，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

在今天，有很多美国人公开宣布，他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不正义的和—

《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果然存在》

新加坡《经济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苏修与西德签订条约主要是同美帝争夺欧洲；说苏修的侵略矛头下一次“可能向东，亦可能向西，最可能向罗马尼亚”

【本刊讯】新加坡《经济时报》六日以《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果然存在》为题发表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与西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后，八月二十日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七国会议。华沙条约本有八国，东德，匈牙利，波兰是在苏联军事占领下，捷克则简直亡亡给苏联，保加利亚在苏联政治控制下；罗马尼亚则保持独立主权；阿尔巴尼亚则自始便站稳立场，威武不屈，为东欧之中流砥柱；这两个国家都是东欧的小国，但都能让人民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因之，勃列日涅夫视之如眼中钉。

苏联与西德签订协定后，台湾洋洋得意，重弹“西和东进论”，说苏联和了西方，就要向东方进攻，全力对付中国。其实苏联与西德眉来眼去已久。所以“四个存在”大书特书在中国共产党新党章中。四个存在之一是：“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种威胁，难道要待今天苏联和西德签了协定才知么？

对苏联西德的勾结，主要目标何在？我们介绍读者听听周榆瑞的意见，

他认为那些“西和东进论”是想入非非，不过“一厢情愿地希望苏俄和中共来一个两败俱伤，为西方国家造成高枕无忧的局面”；他认为苏联主要目标实在要驱逐美国出欧洲，然后控制整个欧洲。他的见解是有根据的。去年勃列日涅夫提出“亚洲安全体系”后，又提出一个“欧洲安全体系”，要求召开全欧会议。“欧洲安全体系”一出，美国不是欧洲国家，自然非滚蛋不可。周榆瑞的意见，自然言之成理。

然而美国对这个“欧洲安全体系”有什么反应呢？则是强烈反对。尼克

松政府尽管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但要他放弃在欧洲之势力范围，拱手让与苏联，却万万不能。尼克松的后台老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正嫌半个欧洲太小，最好能控制全欧；它甚至连控制半个世界也不满足，要控制全球啦！

所以，尼克松奉命行事，对“欧洲安全体系”要反对，对“亚洲安全体系”也反对。勃列日涅夫以为“尼克松主义”，就是退出亚洲，这是错误的。

说到这里，对苏联西德的互不侵犯协定，不管它的主要目标是对中国，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二日登载记者戴维·博纳维亚一日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重新考虑安全谈判问题》，摘要如下：

莫斯科正在从它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就对等削减武力举行谈判的建议退缩回去。

对欧洲安全会议问题，苏联最近的宣传曾是相当沉默的。但是，《真理报》今天的一篇文章表

英报报道《苏联重新考虑安全谈判问题》

说苏修希望看到它对东欧的霸主地位得到“永久的承认”

明，苏联进行了某种重新考虑。

政治评论家斯·别格洛夫回顾说，在今年六月的布达佩斯声明中，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曾提议要讨论削减“欧洲各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的问题（这是有意地使用的含糊的措词）。但是，他强调说，能够讨论这样的建议“和其它问题”的一个组织，将通过欧洲安全会议建立

还是对美国，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它对世界有什么益处？或谓：“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完全是外交上一种战略性工具。”“本来就是俄共创造出来掩蔽其对外侵略的装饰品。”甚至想到一九三九年的历史，当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略协定”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欧洲展开空前激烈战争。

勃列日涅夫的矛头可能向东，亦可能向西。甚至不单是对外，亦可能对内，对内者何？即对华沙条约集团，这就是再来一次“捷克事件”了，最有可能即是对罗马尼亚。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果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管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甘为世界大战戍首者必覆亡无疑，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起来。由此看来，苏联人仍未同意把讨论对等削减军备问题作为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条件。

这是苏联下述主张的重要发展，这个主张就是：这样的会议应该有助于巩固欧洲现存政治秩序，而不是企图解散军事集团和一下子消除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在这背后隐藏着苏联的一种愿望，即希望看到苏联对东欧各国的霸主地位得到永久的承认。

问题的；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竟然创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军事机器，并让这个军事机器的需求压倒其他一切需求而居于优先地位，从而的确打消了对于迫切的社会病症给予充分治疗的一切希望。

在亚洲和在国内同时发生的一些灾难，暴露了存在了几十年的蓄意的欺骗。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欺骗性一直是更要严重得多。过去美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阮文绍和阮高其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相信从对危地马拉到对伊朗直到对刚果的间歇性的干涉同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那种卑鄙的干涉截然不同；相信印尼亲西方的政府肆无忌惮地屠杀五十万“共产党人”的事和我们不相干，而对于苏联不愿意允许犹太人自由移入，我们大家却应该感到愤怒和准备提出抗议；或者相信蒋介石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是合法的。的确，美国人曾变得如此麻木不仁，如此习惯于相信像奥韦尔所说的某些情况那样纯粹的谎言（本刊注：奥韦尔是英国小说家，写过预言性小说《一九八四年》），以致当年青人开始笑出声来的时候，全国感到大吃一惊。

危机的确是精神上的，但是它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自吹自擂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明显失败。

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经过了四百年左右，与此同时，一个伟大的文明一步步地走下坡路，走向衰败，堕落和绝望。也许，仁慈的上帝会赐与我们同样的时间，但是谁也不应指望它。如果我们不能产生一个重建国家的政治组织，那么现行的秩序可能在我国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将永远不能把现在席卷全球的革命火焰熄灭。

美罗彻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吉诺维斯文章

《一种大规模瓦解的局面》

道德的战争，并且正在采取够得上称为战争罪行的行为。当然，这些美国人甚至在反战的公众中也只是少数，他们作为一个相当大的集团存在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国内曾有过反对墨西哥战争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一事表明病势在加重。

也许更突出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反对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构成国家的多数。乍一看来，这些人只是在战略和策略方面提出批评，只是希望承认对外政策方面的某种具体的失策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反对没有在道义上引起很大的问题。但是，美国人过去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的国家可能被打败，更不用说被一支由非白人游击队员组成的不像样子的军队打败。

有这么多人起先是要对越南战争在战术上重新加以考虑，最后指责这场战争是一种罪行，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于那些受到两个世纪或者两个多世纪的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影响的人来说，我们在越南的失败必然使他们对我们的国家的事业产生怀疑，并且使他们觉得上帝已抛弃他的人民，因为他们犯了骄傲和贪婪之罪。因此，甚至那些主张现实政治的人也不知不觉地对一种越来越脆弱的，华而不实的精神大厦的垮台起了作用。

然而，对这场战争感到的失望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一种很有名的观念——认

为我们国家有道德并且无所不能的观念——如此迅速地瓦解的原因。如果同这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不是还有种族危机，城市的衰落，官方和民众的暴力行动越来越加剧的局面，以及我们必须同—一个既无决心又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局面的其他表现（对于牢牢控制着国家财富和权力的一小撮人，我们如果不称之为统治阶级，还能有其他什么称呼呢？）——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失望情绪本来肯定是会潜伏着的，长期存在的。例如，在我们想到我们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青年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造反行动。但是，我们的青年抛弃他们的双亲，学校和社会的准则时远不止是对战争本身作出反应，因此人们很难相信战争结束将导致他们的造反行动结束。

在我们国家的抱负和我们国家的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暴露已使我们年青人和老年人都感到震惊。这种巨大差距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在作了十五年以上的持续努力之后，竟然不能实践其取消种族隔离的保证；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接一个的总统上任后陷入了苦难，这些总统依靠结束战争的竞选纲领当选，而他们每个人都是即使战争升级；一个按照宪法确立的政治秩序竟然认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不经国会宣布（而宪法规定要经国会宣布）就进行战争的做法是没有什么

卡报道

阿拉木图已成苏修反华的重要基地

说苏修在我新疆周围部署几十万军队，中苏边界局势仍具有「爆炸性」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三十一日刊登了该报前驻香港记者斯坦利·卡诺发自阿拉木图的一篇报道，标题是：《俄国在东方的基地》。摘要如下：

美丽的阿拉木图市背靠着白雪覆盖的山峦，这个城市是观测中亚细亚最敏感的地区之一——苏联哈萨克和中国的新疆省交界的地区——的一个好地方。

这个地区曾经是古代中国同近东及欧洲通商所途经的地方，它在俄国人同北京的争端中是对苏联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

俄国长期以来把这里作为他们在整个历史时期中一再企图统治中亚细亚心脏地带的—一个基地。

从去年四月到八月，俄国人在新疆边界一带的几个关键地点同中国人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这些冲突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对中国人在中苏边界远东东端挑起的事件进行报复，与此同时，向北京突出表明新疆是极易于受到俄国攻击的地方。

虽然自从那时以来实际冲突已经缓和下来，但是克里姆林宫已在阿拉木图这里建立由尼·利亚申科将军统率的新的“中亚细亚军区”总部。这个新军区总部的任务显然是对已调到同新疆交界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三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数目越来越多的军队进行指挥。据西方估计，莫斯科在新疆周围的一个弧形地带部署了大约三十万正规军。

俄国人显然企图设法颠覆在新疆的北京政权，鼓动这个地区的五百万维吾尔族和二百万哈萨克族反对中国人。

在这里建立的两个电台一直在对新疆进行广播，目的在激起穆斯林对中国人的仇恨。

这些广播着重宣传北京正在力图废除穆斯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个题目。这一点是具有—些讽刺意味的，因为在苏联压力下，这里已经取消了伊斯兰宗教仪式。而阿拉木图以前是一个重要的穆斯林中心。

像在中苏边界最东端的情况一样，这里是处于一种不战不和但仍然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局势。

【本刊讯】美【新闻周刊】七月六日一期所载《一九七〇年的精神》中的第三篇文章《一种大规模瓦解的局面》，作者：吉诺维斯，文章摘要如下。

（吉诺维斯，四十岁，罗彻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奴隶制政治经济学》和《奴隶主创造的世界》两书。）

在越来越多的一部分美国青年大声宣布他们对一切造反的时候，在连最墨守陈规，最保守的大学都不断发生骚乱的时候，在接连两任总统都对信用差距感到不安的时候（“信用差距”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在的意思是说很多的美国人把他们的总统都看成是一个撒谎者），在黑人苦恼地发现许诺的种族合一既未能兑现而白人又反对黑人管理黑人区的时候，在白人中间普遍地分成对黑人感到内疚的人和不知羞耻地憎恨黑人的人这样两种人的时候，在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富的国家不能使它的水和空气保持清洁，更不用说消灭贫困的时候，在人们承认大城市无法管理，且不说无法生活的时候，在国家遭受到恐怖，凶兆和失望的折磨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时候，我们最好宣布处于发生精神危机的状态，因为不这样做就是宣布，不讲理，颓废和骚乱是我们国家的正常的，可取的状况。

美国以前经历过艰难的时刻，但是目前出现的危机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的由于长期，残酷的内战而变得突出的精神危机肯定是不应当低估的。但是今天国家第一次面临着一种对自己的理想，制度和前途的信心大规模瓦解的局面，这表现在各个部门，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

在今天，有很多美国人公开宣布，他们的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不正义的和不

《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果然存在》

新加坡《经济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苏修与西德签订条约主要是同美帝争夺欧洲；说苏修的侵略矛头下一次“可能向东，亦可能向西，最可能向罗马尼亚”

【本刊讯】新加坡《经济时报》六日以《新的世界大战危险果然存在》为题发表署名文章，摘要如下：

苏联与西德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后，八月二十日又在莫斯科召开华沙条约七国会议。华沙条约本有八国，东德，匈牙利，波兰是在苏联军事占领下，捷克则简直亡亡给苏联，保加利亚在苏联政治控制下；罗马尼亚则保持独立主权；阿尔巴尼亚则自始便站稳立场，威武不屈，为东欧之中流砥柱；这两个国家都是东欧的小国，但都能让人民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因之，勃列日涅夫视之如眼中钉。

苏联与西德签订协定后，台湾洋洋得意，重弹“西和东进论”，说苏联和了西方，就要向东方进攻，全力对付中国。其实苏联与西德眉来眼去已久。所以“四个存在”大书特书在中国共产党新党章中。四个存在之一是：“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种威胁，难道要待今天苏联和西德签了协定才知么？

对苏联西德的勾结，主要目标何在？我们介绍读者听听周榆瑞的意见，

他认为那些“西和东进论”是想入非非，不过“一厢情愿地希望苏俄和中共来一个两败俱伤，为西方国家造成高枕无忧的局面”；他认为苏联主要目标实在要驱逐美国出欧洲，然后控制整个欧洲。他的见解是有根据的。去年勃列日涅夫提出“亚洲安全体系”后，又提出一个“欧洲安全体系”，要求召开全欧会议。“欧洲安全体系”一出，美国不是欧洲国家，自然非滚蛋不可。周榆瑞的意见，自然言之成理。

然而美国对这个“欧洲安全体系”有什么反应呢？则是强烈反对。尼克

松政府尽管内外交困，国内一片混乱，在世界上非常孤立，但要他放弃在欧洲之势力范围，拱手让与苏联，却万万不能。尼克松的后台老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集团正嫌半个欧洲太小，最好能控制全欧；它甚至连控制半个世界也不满足，要控制全球啦！

所以，尼克松奉命行事，对“欧洲安全体系”要反对，对“亚洲安全体系”也反对。勃列日涅夫以为“尼克松主义”，就是退出亚洲，这是错误的。

说到这里，对苏联西德的互不侵犯协定，不管它的主要目标是对中国，

【本刊讯】英【泰晤士报】二

日登载记者戴维·博纳维亚一日从莫斯科发回的一篇报道，题为《苏联重新考虑安全谈判问题》，摘要如下：

莫斯科正在从它的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就对等削减武力举行谈判的建议退缩回去。

对欧洲安全会议问题，苏联最近的宣传曾是相当沉默的。但是，《真理报》今天的一篇文章表

说苏修希望看到它对东欧的霸主地位得到“永久的承认”

明，苏联进行了某种重新考虑。

政治评论家斯·别格洛夫回顾说，在今年六月的布达佩斯声明中，华沙条约组织国家曾提议要讨论削减“欧洲各国领土上的外国军队”的问题（这是有意地使用的含糊的措词）。但是，他强调说，能够讨论这样的建议“和其它问题”的一个组织，将通过欧洲安全会议建立

还是对美国，这是个次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它对世界有什么益处？或谓：“所谓互不侵犯条约完全是外交上一种战略性工具。”“本来就是俄共创造出来掩蔽其对外侵略的装饰品。”甚至想到一九三九年的历史，当时苏德签订“互不侵略协定”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打起来，欧洲展开空前激烈战争。

勃列日涅夫的矛头可能向东，亦可能向西。甚至不单是对外，亦可能对内，对内者何？即对华沙条约集团，这就是再来一次“捷克事件”了，最有可能即是对罗马尼亚。

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果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不管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甘为世界大战戍首者必覆亡无疑，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起来。由此看来，苏联人仍未同意把讨论对等削减军备问题作为举行欧洲安全会议的条件。

这是苏联下述主张的重要发展，这个主张就是：这样的会议应该有助于巩固欧洲现存政治秩序，而不是企图解散军事集团和一下子消除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在这背后隐藏着苏联的一种愿望，即希望看到苏联对东欧各国的霸主地位得到永久的承认。

问题的；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竟然创建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军事机器，并让这个军事机器的需求压倒其他一切需求而居于优先地位，从而的确打消了对于迫切的社会病症给予充分治疗的一切希望。

在亚洲和在国内同时发生的一些灾难，暴露了存在了几十年的蓄意的欺骗。

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欺骗性一直是更要严重得多。过去美国公众很容易相信阮文绍和阮高其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人民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相信从对危地马拉到对伊朗直到对刚果的间歇性的干涉同苏联对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那种卑鄙的干涉截然不同；相信印尼亲西方的政府肆无忌惮地屠杀五十万“共产党人”的事和我们不相干，而对于苏联不愿意允许犹太人自由移入，我们大家却应该感到愤怒和准备提出抗议；或者相信蒋介石在联合国代表中国是合法的。的确，美国人曾变得如此麻木不仁，如此习惯于相信像奥韦尔所说的某些情况那样纯粹的谎言（本刊注：奥韦尔是英国小说家，写过预言性小说《一九八四年》），以致当年青人开始笑出声来的时候，全国感到大吃一惊。

危机的确是精神上的，但是它的根源在于我们的自吹自擂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明显失败。

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瓦解经过了四百年左右，与此同时，一个伟大的文明一步步地走下坡路，走向衰败，堕落和绝望。也许，仁慈的上帝会赐与我们同样的时间，但是谁也不应指望它。如果我们不能产生一个重建国家的政治组织，那么现行的秩序可能在我国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它将永远不能把现在席卷全球的革命火焰熄灭。

美罗彻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吉诺维斯文章

《一种大规模瓦解的局面》

道德的战争，并且正在采取够得上称为战争罪行的行为。当然，这些美国人甚至在反战的公众中也只是少数，他们作为一个相当大的集团存在也不是前所未有的——例如，在国内曾有过反对墨西哥战争的人。但是，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一事表明病势在加重。

也许更突出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反对这场战争并不是由于道义上的原因，这些人很可能已经构成国家的多数。乍一看来，这些人只是在战略和策略方面提出批评，只是希望承认对外政策方面的某种具体的失策的做法；从表面上看来，他们的反对没有在道义上引起很大的问题。但是，美国人过去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的国家可能被打败，更不用说被一支由非白人游击队员组成的不像样子的军队打败。

有这么多人起先是要对越南战争在战术上重新加以考虑，最后指责这场战争是一种罪行，这并不是偶然的。对于那些受到两个世纪或者两个多世纪的自以为是的沙文主义影响的人来说，我们在越南的失败必然使他们对我们的国家的事业产生怀疑，并且使他们觉得上帝已抛弃他的人民，因为他们犯了骄傲和贪婪之罪。因此，甚至那些主张现实政治的人也不知不觉地对一种越来越脆弱的，华而不实的精神大厦的垮台起了作用。

然而，对这场战争感到的失望本身并不是我们的一种很有名的观念——认

为我们国家有道德并且无所不能的观念——如此迅速地瓦解的原因。如果同这种情况交织在一起的不是还有种族危机，城市的衰落，官方和民众的暴力行动越来越加剧的局面，以及我们必须同—一个既无决心又无能力进行有效统治的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局面的其他表现（对于牢牢控制着国家财富和权力的一小撮人，我们如果不称之为统治阶级，还能有什么其他什么称呼呢？）——如果情况不是这样，这种失望情绪本来肯定是会潜伏着的，长期存在的。例如，在我们想到我们的精神状况的时候，我们通常首先想到的是我们的青年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造反行动。但是，我们的青年抛弃他们的双亲，学校和社会的准则时远不止是对战争本身作出反应，因此人们很难相信战争结束将导致他们的造反行动结束。

在我们国家的抱负和我们国家的实践之间的巨大差距的暴露已使我们年青人和老年人都感到震惊。这种巨大差距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在作了十五年以上的持续努力之后，竟然不能实践其取消种族隔离的保证；一个民主社会在一个接一个的总统上任后陷入了苦难，这些总统依靠结束战争的竞选纲领当选，而他们每个人都是即使战争升级；一个按照宪法确立的政治秩序竟然认为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不经国会宣布（而宪法规定要经国会宣布）就进行战争的做法是没有什么